

《入魂枪》

书写电游时代的武侠江湖

【作家面对面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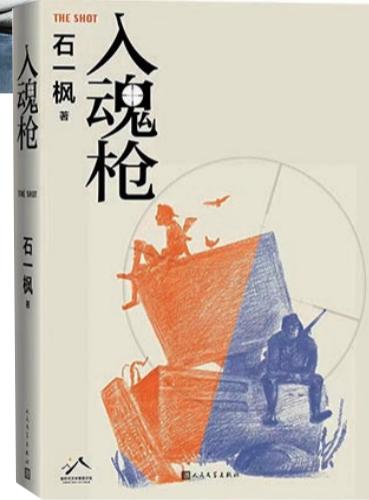
虚拟不虚，现实也未必更具价值。近日，电竞主题长篇小说《入魂枪》作者石一枫做客良友书坊，与岛城读者共话游戏电竞与文学、青春等话题。随着记忆大门的打开，曾经陪伴一代人成长的《超级玛丽》《仙剑奇侠传》《大航海时代》等曾经火爆一时的游戏，让更多80、90后读者回到了青春岁月，而随之产生的社会议题，比如游戏或网络成瘾也成为大家共话的焦点。

把不是历史的东西写进历史

《入魂枪》通过几位早年电竞选手的传奇经历，讲述了一段融汇成长、家庭、爱情友情等丰富元素的人生故事。几位主人公是电子游戏竞技的早期探索者，在二十多年前互联网游戏刚刚兴起的时候，他们面临的不仅是游戏中的角逐，更有与世俗偏见和生活困境的博弈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一幅时代与科技高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图景也缓缓展开。

正如石一枫所言，我们父辈的青春可能是插队、当兵、考大学，而我们这代人比起父辈而言，一个特殊的记忆就是游戏，翻回头去看三四十年，游戏已经进入历史，也是历史的一部分，“我想用历史的眼光来记录这件事情，可能有一点文学价值，这是我写《入魂枪》这部小说的原因。”生于1979年的石一枫，跟同代人一样，从小就玩电子游戏，也见证了电子游戏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，从小众变成社会问题乃至变为产业甚至体育竞技项目——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历史。“把过去我们没有关注的层面，用小说写进历史。这是一种创作方法。”在石一枫看来，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，玩电子游戏已经是生活里很常规的一件事了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。“我知道有不少人每天都有固定的一块时间放在电游上面。我从任天堂开始玩，还玩过最早那种只能用电脑玩的游戏，后来也玩手游，还有Switch游戏机。有人管的时候天天想玩，现在岁数大了，没人管了，也没那么入迷了。”“电子游戏本身就是一部发展史，而写长篇小说有一个意义，就是把某一个范畴里边的历史，或者说把某一个类型的历史给梳理、记录下来，我想那就写一个关于游戏发展的历史。从2000年、2018年反复切换着写，能不能把一个行当的前世今生，把险些成为职业电竞的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写进去，也是个考验。”之所以会在小说里抽离出来电竞选手这么一个小的群体，石一枫更想借助于这等对于电子游戏的态度反差引发思考：“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电竞选手，玩得越好的就是越玩物丧志，现在电竞本身是一个职业，而且电竞选手还是职业比赛运动员。最早玩电子游戏那些人现在已经五十来岁，基本上不大可能变成电竞选手了，我写的就是第一拨人的故事，被时代隔过去的那些人。”

“人都活在世界里，不是活在自己之内。世界不止一个，无穷无尽，不过我们能感受到的很有限罢了。游戏也是一个世界，你投入其中，就能忘掉脑子里的声音，而游戏的世界又和真实的世界很像，有欢喜，有害怕，有欲望——唯一不同，在于我们这样的人，在真实的世界里做不了什么，在游戏的世界里却能做到一切。经由游戏的世界，你就能绕道回到真实的世界，于是也就变成了一个正常人。”正如石一枫在小说《入魂枪》中所写的那样，“在生活里找到历史的题材”这个思路可以发现新题材，“难的是比别人想得多一点，要有思考。在这段历史还没成为定论之前要拿出你个人的总结，而且你一定要比别人早一步想到，这是一个挑战。”



“入魂一枪”警醒现实与虚拟

电子游戏与玩物丧志能否画上等号，不管是过去，还是现在，亦或未来，都不该是一个简单的答案。石一枫坦言，在《入魂枪》创作的过程中，自己会有一点博弈的心理，“一方面想给‘瓦西里’这样的弱者一点力量，另一方面作为小说家也会想，你给他能力，他就真的有能力吗？世界上有这么多弱者，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？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尊严？但是再往深想，是不是虚妄的尊严也是尊严？虚妄的尊严同样有价值？虚拟现实的公道是否有可能亲手创造？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，我所写的也许只是网络时代的斯巴达克斯。”

虚拟与现实，并不是对立的存在，二者界限的模糊是基于科技的进步，也带来了些许生活的烦恼，比如当下的电影和游戏都是以“把虚拟做得像现实”为标准。反过来，比如当下大家都依赖电子导航，“坐在车上，反映出来都是导航，路也不是路了，这种感觉是现实越来越虚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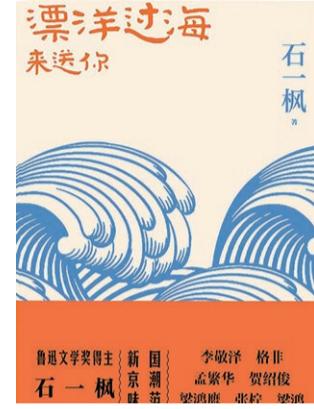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对于小说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，也是石一枫在构思作品时的最初想法，“游戏或网络成瘾已被视为青少年成长的一大障碍，而事实上，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，捧着手机废寝忘食的中老年人也比比皆是。如果将其视为精神空虚的表象，那么谁比谁空虚还真不好说。非常巧，我这一代人可以说目睹了它的全程。我还记得上大学时跟着宿舍里的几个‘娱乐之鬼’，流窜到网吧去刷夜，真有哥们玩到呕吐的地步也不下线，也相信每个同龄人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两个被游戏‘耽误了’的朋友——现在想来，他们究竟是被游戏耽误了投身现实，还是被现实耽误了只得投身游戏，也不好说。不妨试想，当我们咬定游戏中的成败是虚假的、暂时的，又哪来的自信咬定自己在现实中孜孜以求的就是真实的、永恒的呢？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有科学家认为，人类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概率微乎其微，在这个意义上，这篇小说需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哲学的、认识论的问题。再具体到‘人’，我们在‘利害’‘真假’之外，也不得不考虑‘是非’。虚拟现实的公道是否有可能亲手创造？”

所谓“入魂一枪”，意义正在于此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良友书坊供图

【特别推荐】

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
写北京也写世界



鲁迅文学奖得主
石一枫
新国潮·京味
李敬泽 格非
孟繁华 贺绍俊
梁鸿雁 张柠 姜德

石一枫是一位高产作家，曾以小说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，近年的《地球之眼》《心灵外史》《借命而生》等也赢得文学界的关注与众多读者的喜爱。在《入魂枪》这一作品之前，他在长篇作品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中，首次将笔触落到了北京胡同里的“原住民”。

胡同里的两间半小平房、平房门口挂着的八哥、黄雀，构成了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的基调，但石一枫的视野远不止于此。通过探寻爷孙两代人的经历，小说折射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，从爷爷辈的保家卫国、工厂转型，到孙子辈的漂洋过海、世界互联，截然不同但又彼此支撑的生活，撑开了小说的时空尺度，其中不变的，是中国式的血浓于水、生生不息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敬泽认为，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写法举重若轻，欢快好读，围绕一个意外，纵向上写三代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沟通，横向上写身在北京与海外的几个青年的个人坚守和家国情怀，既有京味小说幽默大气的底色，又写出了新一代青年的个性。

作家李洱说，石一枫的写作注重故事性，在这个经验被搞得七零八落、充满“事故”的世界里，他还能够讲一个完整的故事，这说明作家一定是敏感察觉到世界的变化、对世界有强烈的兴趣。在李洱看来，石一枫妙趣横生的叙述中，能看到跟王朔相近的“痞”，还有跟刘震云相似的“绕”，但他还是一位“肯定型”的作家，作品中有对传统和民间文化价值观的肯定和认同。

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表示，中国当代文学真正写祖孙关系的作品，其实很少，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是他相当长时间以来看过的最动人的一部，石一枫写出了祖孙作为两个完整的生命，双方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沟通；一老一小两个男人的关系，有时候甚至像兄弟俩。他尤其赞赏小说中对爷爷那年枝的塑造，这个人物“讲理”“要脸”，两样加在一块，就显出了人物的“范儿”，这也是中国传统的“范儿”。相比于“北京性”与“在地性”，他更愿意强调石一枫小说的“世界性”，因为世界性在这个时代已经深深刻进我们生活的肌理中，写北京也就是写世界，它已自然地与世界发生关联。

据悉，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的影视改编已在筹划之中。